

大学三部曲

袁越 著

大学梦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大学三部曲

袁越 著

12778

22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梦/袁越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7. 10
(大学三部曲之三)

ISBN 7-5059-2751-5

I. 大… II. 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1153 号

书 名	大学梦——大学三部曲之三
作 者	袁 越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金玉
责任校对	程 伊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山东省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63 千字
印 张	12.06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2751-5/I·2049
定 价	18.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序

梁晓声

在国庆节这一天，在我们儿童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在我那一张办公桌前，从下午一点半至五点半，再从晚上七点到十点，我认真地读完了我的老师袁越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大学梦》的校样。

此前老师曾赠我他于1989年出版的《大学城》和于1994年出版的《大学恋》，我也认真地读完了。

别的什么书都可以不读，或不及时读；老师着的书却不可以不读，不可以不及时读。

老师赠我以上那两部书后，曾从上海打来过三次电话。

第一次问我读过了么？

我说还没有，但很快就要开始读了。

第二次问我读过了么？

我说刚读了几页。

老师在电话里急切地又问——感觉怎么样？

我不禁笑了。

老师意识到他确是太急切了，在电话那一端也笑了。

我是老师的学生的三年里，写完什么，也每愿先给老师看，而且也总是那么急切地想要知道他的“感觉”……

老师已经六十多岁了，是一位退了休的教授。自1987年出版了《大学城》，便立志要完成关于大学生活的“三部曲”。现在，他完成了。我真替我的老师高兴。《大学城》、《大学恋》、《大学梦》，此三部长篇，据我所知，大约是反映当代大学师生生活的唯一“三部曲”。它们至少填补了新时期文学以来现实题材的一个空白。反映当代大学师生生活的短篇和中篇当然已发表过不少，但长篇就较少了。而“三部曲”则尤其需要恒心。这恒心对六十多岁的人是多么大的考验呢！我很钦佩我的老师所具有的那份儿恒心。

整幢童影厂的大楼寂静悄悄的。外面也一片静。正是阅读的好时光。学生读老师的书，而且是读老师尚未出版的书的校样，内心里自会产生种格外的亲切和愉悦。

从去年起我的眼睛已有些花了。今年花得重了，于是就配了花镜。我戴花镜还不习惯。而且我的眼花，并不仅是视力问题，也还是颈椎畸形压迫视神经造成的。所以戴着看些时间，再摘下来看些时间——看得是很累的，但心里一直洋溢着亲切和愉悦。

我从老师这一部书里认识了许多当代大学生。他们或她们，和我接触过的很相似，也有不那么相似的地方。

近年我常听人们对当代大学生发种种议论。主要的一点是——比从前的大学生思想复杂多了，处世也功利多了，圆通多了。

可老师书里的大学生们总体上似乎并不这样。他们或她们，总体上还是些较单纯的青年学子。

我不知究竟是人们的议论更接近着当代中国大学生们的本色，还是老师书里的叙述更可靠？

这似乎主要应由读这一部书的当代大学生们自己来判断了。

学生为老师的书写序的感觉是很不一般的，内心里难免有几分角色错位的茫然。

又，写序这件事，往往是点评。或长或短，总是要针对书的内容和写法说三道四几句。我当然也有可说的。但我又更愿在给老师的信中说，而不愿被印在书的前边，似乎成了读者的“导读”。

我觉得，读小说的人，毕竟的，比看电影看肥皂剧的人，在文学的感觉方面较优些。何况，据我想来，这一部书的读者，十之七八将会是大学的老师和学生。

时隔二十年，大学生活对我而言已变得模糊不清了。

老师的书的校样，给了我重温的机会。

我也和老师怀着相同的心情，希望这一部书，如他的前两部书一样，在大学校园中受到广泛的欢迎。并且，给那些曾有过大学梦的读者们，带来置身其中的想象……

去年，我曾写过一篇小文《老师袁越》，发在《新民晚报》。我将这一篇短文重新发在老师的书前，以作这一篇“序”的补白。

序是可以而且也应该各种各样的。

我的“序”，更是师生情谊的小特写。我觉得，我这名学生，似乎这样为老师的书写“序”更适合……

1997年10月1日

夜晚

老师袁越

梁晓声

在上海图书节签名售书那一天，一位女士的彬彬的声音问：“能将我的名字也写上么？”

我答：“可以。请说。”

“三横一竖王，高山仰止的高。”

“王高？”——我不禁地抬起头，面前的女士风韵淑雅，似曾相识又很陌生。

“你是袁越老师的女儿小王高？”

一个“小”字，使她莞尔一笑……

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那三年，亦即1974年至1977年，正是“四人帮”为了达到篡党夺权之目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进行孤注一掷的政治赌博的年代。我本是个很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并很容易产生正义冲动的青年。一旦冲动起来，往往认准“死理”，不管不顾。所幸有我们创作专业的众老师们暗中或公开替我与种种左的势力周旋，常使我解脱于即将成为批判目标之际。负责我们年级的翁世荣老师、袁越老师、秦耕老师，以及辅导员徐天德老师，一向对我都是十分厚爱的。至今仍使我衔恩难忘。而袁越老师对我的关心和厚爱，如兄如友。

白驹过隙，光阴似水，我毕业已经快二十年了，除徐天德老师外，我当年所有的老师们都退休了。屈指算来，袁越老师当年

不过如我这般年龄。他的女儿当年自然还是一位少女。所以我意外之下,脱口叫她“小王高”,实在是可原谅的事呢!

当年,每至假期,班级常剩我独自一人。袁老师怕我寂寞,常到学校来看我,或邀我到他家去玩儿。

当年他家不住在复旦教师宿舍区。他到学校来要转几次车。有时还要给我带来他自家做的好吃的东西。

我和袁老师谈文学,谈人生,谈得很多,也很深。我敢肯定地说,我是对他了解和理解得最全面的一名学生。他则是对我了解和理解得最全面的一位老师。我们偶尔也谈政治,谈时事。总是在他的家里才谈。或绕着校园外墙散步时才谈。从不在学生宿舍里谈。我是一名有“思想自由”之强烈要求的学生,当年复旦极左横行的政治氛围,每使我感到思想窒息得快要发疯了。袁老师是最能耐心地倾听我诉说思想苦闷的人。那一种诉说当年对我极重要。否则我可能会一次次在近乎窒息的思想苦闷中爆发。袁老师他在听我诉说时每面静如水。不点头。也不摇头。不打断我。也不发表他个人的看法。只不过面静如水地听着而已。直至我说够了,他才望着我,充满厚爱地劝慰:“大梁,你一定要具有自我保护的意识。这不止是我个人对你的要求,也是翁老师、秦老师、徐老师他们对你的一致要求。老师们都一致地对你寄予希望。你要相信辩证法。要相信无论什么事情走向极端,必然走向反面的道理。”

在当年,这样的劝慰,由一位老师对学生说出,一切的理解,也就尽在其中了。尽管他面静如水,不发表他个人的看法,我还是能得出结论,对我的话,他其实都是赞同的。

在我的记忆中,袁老师家住在在一个破败的区域的一个小巷子的深处。七拐八拐才能走到。一幢很旧的木板结构的小二楼的楼上,不足二十平方米的一间半陋室,便是他的家了。窄狭

的木梯摇摇欲坠。

我们通常是在楼前不大的小院里聊天。而且通常是在晚上。院中有一棵小树。小桌摆在树下。小王高坐在小桌旁，不时地为我们续茶。她用裙子罩住膝盖，我说话时目光便望向我，袁老师说话时目光便望向袁老师，几乎从不插言，静静地，专心之致地听她的父亲和她的父亲所厚爱的一名学生畅谈古今中外的文学……

毕业以后近二十年里，我在许多时空，与许多人畅谈过文学，却再也没有过当年那么一种温馨的感受。那成了保留在我记忆中不多的，最美妙最愉悦的回忆之一种。不可能再饮到当年那么香的茶了，也几乎不可能再有当年那种任随时间流逝的从容了，甚至也不可能有当年那种纯粹的好心情了。现在谈文学对我已然是较累较烦较反感的事了——连带着必要谈稿酬方式谈印数谈作者应尽的售书义务，等等。而我们当年只谈我们最喜欢的作家和作品……

记得袁老师当年曾问我：“许多同学毕业后未必想终生从事文学创作，情愿或不情愿地改行的十之八九，大梁你呢？”

我说：“只要命运不非和我作对到底，我一定终身从事文学创作。”

他说：“人的一生是很长的。我能把你的话当成是对老师立下的誓言吗？”

我说：“我正希望你这样认为。”

于是他欣慰地笑了。

小王高也愉悦地笑了……

但是毕业前夕，老师们却都希望我留校。甚至袁老师也这么希望。也叫我留校。

我说：“袁老师您忘了我们就此谈过的话吗？”

他沉吟着低下了头去。许久才抬起头注视着我说：“最舍不得放走的学生就是你。”

老师送给了我一条银灰色的很长很长的围巾。那条围巾我在北京很少带过。给了我的老父亲。老父亲有气管炎，生前冬天一出门便围着。老父亲围上那条围巾很添风采。别人常问，是他自己买的还是我给他买的。他也就常郑重地回答：“原本是我儿子的老师给他买的呢！”

.....

在上海的那一天下午，袁老师和小王高来我住的宾馆看我。袁老师一点儿也未见老。小王高却已经是一个十多岁的儿子的母亲了，尽管看去仍那么年轻。明显地老了的是我——拨拨头发，已是半数苍白了.....

我的老师现在成了我的同行。他的“大学生三部曲”，已经出版了两部了。第三部也快杀青了。出版社预计连同前两部一起再版。老师谈起时很自豪地说：“我的教书生涯结束了，创作生涯刚刚开始。大梁，还不算晚吧？”

我虔诚地说：“不晚不晚！”

王高说：“梁兄，爸爸常虚心地表示要当你的学生，你收不收？”

一句话说得我惭愧万分。

师生之情，乃人生最可宝贵的亲情之一种。我在复旦度过了三年不寻常的学生生活，也获得了不寻常的师生之情。此情将足以使我回味一生。

我也衷心地祝愿我的翁老师、秦老师、徐老师生活幸福，万事如意！他们当年对我的厚爱，也都是梁晓声没齿难忘的啊！

.....

1

一缕霞光透过 313 寝室的玻璃窗，照在光学系学生陈辉那张充满青春活力的脸庞上。陈辉从睡梦中渐渐醒来，发现自己已不在温暖的家里，而独自睡在生活了整整三年，由两个年级学生共同居住的寝室里了。

房间里静悄悄的，其他五个同学都还没有来校报到。他回想到三年前的今天，当他怀着无限兴奋的心情来到大上海，来到著名的沪江大学报到时，由于来得早了两天，又碰巧是星期天，校方把他暂时安排在招待所住宿，身处斗室，虽说窗外是繁华的街市和喧闹的人群，但心中的孤寂却无法抹去；他心里难受，他很想父母，以前，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考上大学来沪时，同父母和姐姐在火车站台上告别，他还兴高采烈呢，可当他独自呆在招待所，却流下了热泪。现在，一个人躺在寝室里，孤寂感也爬上了他的心头，可三年大学生活的磨炼，虽同样思念着父母和姐姐，可他轻易掉泪了。他甩开被子，跃然下床，穿上运动短裤、白背心及跑鞋，矫健潇洒地向校园里跑去。

啊，眼前朝霞满天，微风拂煦，灿烂的阳光将绿树环抱的远远近近的高大建筑染上一层金色。巍然耸立在理化大楼

前草坪上的那棵百年高龄的大樟树，在蓝空衬托下，那向远方伸展的巨大而繁密的树冠，在晨风中轻盈地舞动着，仿佛是在向学生们招手致意——欢迎度假归来的老同学和即将进校读书的94级新同学。他在风景如画的校园里来回跑了几圈，然后来到他熟悉的校内体育场，不少男女学生正沿着四百米跑道奔跑着，他两眼扫视着，在寻找一位他最敬爱、最可亲的人——陶玲君老师。

“她怎么没有来呀？”

陈辉的目光从跑步的人群中敛回来时，他心里默念着。

当他完成单双杠规定的动作后，见几个男生赤着膊在足球场上玩球，他经不起球的诱惑，放弃了一百米和四百米的强化练习，跑过去跟大家一起玩起球来。回到宿舍楼，他痛痛快快地在浴室洗了个冷水澡，到学生食堂吃了两个馒头，喝了一碗粥，回到寝室，他忽然想起临别时母亲的嘱咐：“到校后马上给家里写信，即使几句话，也可叫妈放心。”

光是报平安，几句话，还是不要写好，那么写些什么内容呢？这个暑假，家里最关切的自然是自己的毕业分配问题。一天夜里，在屋前纳凉时，正和父母谈起工作的趋向：“留在上海工作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因为，我有可能评为上海市1995年度优秀大学毕业生，但我觉得对我来说留在上海未必合适……。”话未说完，表姐带着她的男友前来作客。表姐介绍时说，她男友的父亲是早年从内地支援西藏建设的干部。他在西藏长大，后随其父回内地，刚从医学院毕业，在家乡一矿区医院工作。他当时说了些西藏的情况，给陈辉印象最深的是这么一句话：“作为‘世界屋脊’的西藏，因距太阳最近，白天光线最强；然而，因缺乏电源，夜间却是一片漆黑。”客人走后，他眺望着天穹西边明灭不定的闪光，想了很久很久。

此刻，他回想与这位在西藏长大的客人进行交谈的经过，一种新奇又喜悦的感觉在心中升起。他提起笔，在纸上写道“爸爸妈妈”四个字，然后，另起一行，写了几句平安到校一类话，“要不要把这点滴的感受告诉父母呢？”他侧着头问自己，“把这些朦胧的想法写在信上，引起他们的疑虑和猜测，何必呢？”

下午，陈辉想找本书看看。他随手拿起一本《跟着感觉走》的小册子翻了翻，感到写得可笑又无聊，丢开后，从小书柜里取出一部《自然科学概论》，伏案翻阅起来，其中，“太阳能的新能源体系”吸引着他——

太阳能是一种有着广阔发展前途的新能源，太阳这个巨大的炽热气体火球，由于它内部的高温高压在不断地进行热核反应，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他正看着，寝室外传来了一阵熟悉的脚步声，“有同学来了，”他放下书本，起身想去开门，只见一个衣着随便，剃着光头，四方方的脸上架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男同学开门进来。他，就是被同学们称为“爱因斯坦发烧友”的童华亮，他比陈辉低一级，是同屋，也是陈辉的好友。

“陈辉，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下午，”陈辉笑指童华亮的头，“怎么剃光头啦？”

童华亮摸摸头，憨厚地笑道，“天热，这样凉快呀！”

“像小和尚了！”

童华亮见陈辉赤着膊，黑红的脸膛，黑红的饱满的胸肌，惊喜地笑道：

“一个暑假，变得这么黑，这么壮！”

“劳动呗!”

“我真想打你一拳!”

“打!”陈辉挺起宽阔厚实的胸脯,“打呀!”他豪爽地说。

童华亮怕打痛自己的手,只是装了装要出拳的样子。

俩人哈哈大笑。

陈辉俯下腰,从床前一个旅行包里拿出许多瓜果、花生一类土特产请童华亮吃,两人边吃边谈笑。陈辉像想起了什么,把削了皮的一只梨子递给童华亮,说:“昨天傍晚,有个女生来敲门,说是找你,我感到有点面熟,问她是什么系的,她说是文学系的,我这才想起来,她上学期来寝室找过你……”

“是不是头发理得像男孩子模样的?”童华亮插嘴问。

“对,”陈辉说,“我问她要不要留张纸条,她说不要了,以后到你家去找你。”

“她是我中学的同班同学,叫秦越男。”

“如果你不介意,我向你提几个问题,可以吗?”

“随便问。”

“秦越男对你有意思吗?”

“我还没有这感觉。”

“她知道你与台湾留学生的关系?”

“大概不知道吧。”

“那台湾女孩子叫什么?”

“白小芸。”

“你很爱她?”

“不能这么说。”

“为什么?”

“从我这方面说,我学习很紧张,实在不想把宝贵的时间

花在谈情说爱上；从她那方面说，存在一个持久性问题。你看她很活泼，对人很热情，可她曾对我说过，‘我对新鲜事物特别热情，可一旦熟悉后，就会冷淡。’我怕她熟悉我以后，就冷淡我了，我心里将是什么滋味？”

“她回校了没有？”

“不知道。”

“你想见到她？”

“我心里很矛盾，如果我的奋斗目标已经实现，我就会有时间跟她一起散步、逛公园，到外滩观赏夜景，甚至可以跟她一起到台湾去玩！可是现在确实没有时间。”

陈辉跟童华亮虽不是同一个年级，但三年来一直住在一个寝室里，相互还是比较了解的。平时，大家成天忙于学习，很少有这样静下心来细细交谈的机会。他在这方面同样存在“时间”问题。校内有一女生，早在两年前，就向他表示过好感。但他觉得读书期间，谈情说爱确实会影响学习，而在高等学府里四年的学习，对一个青年来说，是那么的宝贵，那么的重要，往往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前程和命运。因此，他一直避开她，疏远她。他有人生的梦想和追求，可能像童华亮一样，立志将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也可能根据国家的需要，去干别的工作。不管走哪条路，要达到辉煌的境界，必须在大学期间勤奋学习，严格要求自己，这是人生道路上关键的一步，随便不得呀！

童华亮和陈辉谈得很投机，不觉已到了傍晚时分，陈辉见童华亮不想回家的样子，说：“一起吃晚饭去吧？”

童华亮看了一下手表，脸上显出犹豫不决的样子。“我要不要回家吃饭？”

“怎么，”陈辉那双机灵的眼睛注视着童华亮的四方脸，

“家里有什么事?”

童华亮迟疑了一下，含笑道：“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妈一早上菜场买了许多菜，想热闹热闹。”

“你妈在等你?”

“可能是吧。”

“那你快点回去吧。”

“早上，我跟妈顶了几句。她发火了，差一点把写字桌上的玻璃台板也砸碎了。我长了这么大，从来没有跟妈顶过嘴，因此她很生气。”

“为了什么事?”

“她一定要我开学后去报考保险精算培训班，以后可以挣大钱，可我就是不愿意，因此吵起来了。”

陈辉不便表示自己的看法，只是说：“你妈煮了好菜在等你回去吃饭，你快走吧，要不又要惹老人家生气了。”

正说着，门外突然出现一个身材瘦削，衣着朴素，头发灰白，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老者。

当陈辉还猜不透来者是何许人时，童华亮却从凳子上弹了起来，喊了声“爸爸!”

陈辉早听说童华亮父亲叫童公权，是本校数学系副教授，因为他恪守职责，热心教育事业，年年被评为先进教师，可是过去从未见到过他。

“童老师，请进来坐!”陈辉有礼貌地迎了上去。

童公权向陈辉含笑点了一下头，但他没有进来，站在门外对童华亮皱眉道：

“你到寝室里来，也不跟家里说一声，要我们到处找你。”

童华亮伸手摸了摸光头，尴尬地站着。

陈辉向童华亮使了个眼色，暗示他快跟父亲走。

童华亮往前挪动了两步，侧过身，对陈辉说：

“你也去吧！”

“我？……”陈辉感到突然，呆了一下。

站在门外的童公权见儿子不但自己去，而且还邀请同学一起去过生日，表情顿时活跃起来，他走进寝室，对陈辉笑嘻嘻地说：“你一起去吧，今天是他的生日，大家一起庆祝庆祝！”

陈辉不像大大咧咧的男同学那样，他为礼物而为难，“我就在食堂里吃吧。”

童华亮上前挽住陈辉的手臂，“一起去吧！”

陈辉感到盛情难却，换了一件新的衬衫，对着一面小镜子梳了梳三七开头发，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一本崭新的日记簿，并立即拿起钢笔在上边写着什么，童华亮伸头一看，只见中间是“科学救国”四个字。陈辉书写完毕，双手把那本子交给童华亮，笑笑说：“拿不出好礼物，请别见怪。”

陈辉跟着童家父子来到“优美小区”十二号楼。童华亮把陈辉引进家门，他母亲陶玲娣正忙碌着。她比起姐姐陶玲君来要矮些，身子已开始发胖，她虽是个职业妇女，但却像家庭妇女那样烫着头发，戴着金戒指，陈辉还发现她下身穿着一条年轻女子常穿的踏脚裤。童华亮与他母亲的关系有些紧张，这从陶玲娣的表情上就看得出。当童华亮向母亲介绍同学时，她只看了陈辉一眼并说了句寒暄话，便回到厨房，炸起鸡翅来。

“妈，”童华亮知道母亲的脾气，主动搭讪道：“我同学说他家里从来没有炸鸡翅这道菜的，他一定很喜欢吃，你多炸几块吧！”

陶玲娣像没有听到儿子的话似的，连头也不回一下。